

資治通鑑

第十八冊

唐僖宗中和二年壬寅五月起
後梁均王乾化三年癸酉十一月止

資治通鑑

卷二百五十五
至二百六十六

中華書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

司馬光 奉敕編集

後

學

天

台 胡三省 音

註

唐紀七十一 一起玄默攝提格（壬寅）五月，盡闕逢執徐（甲辰）五月，凡二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中之下

中和二年（壬寅、八八二）

五月，以湖南觀察使閔勗權充鎮南節度使。咸通六年，置鎮南軍於洪州。閔勗時據潭州，而以洪州節授之，欲使之與鍾傳相斃也。勗屢求於湖南建節，朝廷恐諸道觀察使效之，不許。先是，王仙

芝寇掠江西，先，悉薦翻。高安人鍾傳聚蠻獠，依山爲堡，高安本漢豫章建城縣，唐武德五年，改名高安，

屬洪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二十里。衆至萬人。仙芝陷撫州而不能守，傳人據之，詔即以爲刺

史。至是，又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據洪州。撫州西北至洪州二百四十里。宋白曰：撫州臨川郡，漢南

昌縣地，吳置臨川郡，隋平陳，罷郡爲州，時總管楊武通奉使安撫，即以撫爲名。朝廷以勗本江西牙將，事見

上卷上年。故復置鎮南軍，使勗領之；鎮南軍中廢，今復置。若傳不受代，令勗因而討之。勗知朝廷意欲鬪兩盜使相斃，辭不行。

² 加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侍中，罷其鹽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又解利權，攘袂大詬，是年春罷都統，已失兵柄；今解鹽鐵轉運，又失利權。詬，古候翻，又許候翻。遣其幕僚顧雲草表自訴，言辭不遜，其略曰：「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又曰：「姦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陵之開毀。」又曰：「王鐸債軍之將，謂乾符六年江陵之敗也。債，方問翻。崔安潛，在蜀貪黷，崔安潛擊賊屢捷，無以指擿，故言其在蜀貪黷。懿宗咸通六年，安潛鎮蜀。豈二儒士能戢強兵！」又曰：「今之所用，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帥，所類翻。將，卽亮翻。又曰：「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恥。刮席，漢淮陽王事，見漢紀。臣但恐寇生東土，劉氏復興，言山東寇盜縱橫，將有如劉季者復興於其間。即軹道之災，豈獨往日！」又以秦子嬰之事指斥乘輿。又曰：「今賢才在野，儉人滿朝，儉，思廉翻。朝，直遙翻。致陛下爲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顧雲蓋序次高駢大詬之言以爲表。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其略曰：「綰利則牢盆在手，謂專江、淮鹽利也。牢盆二語，見漢武帝紀。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權；而又貴作司徒，榮爲太尉。按新書高駢傳：駢帥四川，已，進檢校司徒；兩京陷後，天子猶冀駢立功，進檢校太尉。以爲不用，如何爲用乎？」又曰：「朕緣久付卿兵柄，不能剪

蕩元凶，自天長漏網過淮，事見二百五十三卷廣明元年。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首尾三年。

廣陵之師，未離封部，離，力智翻。忠臣積望，勇士興譏，所以擢用元臣，誅夷巨寇。」又曰：

「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東南，睇，大計翻，目小視也。南楚曰睇。惟增悽惻！」又

曰：「謝玄破苻堅於淝水，見晉孝武帝紀。裴度平元濟於淮西，見憲宗紀。未必儒臣不如武將。」

又曰：「宗廟焚燒，園陵開毀，龜玉毀櫝，誰之過歟！」用論語孔子之言。寶龜寶玉，皆櫝藏之，在櫝而

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也。又曰：「姦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

當！」又曰：「卿尙不能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又曰：「卿云劉氏復興，不知誰爲

魁首？比朕於劉玄、子嬰，何太誣罔！」又曰：「況天步未傾，皇綱尙整，三靈不昧，百度俱

存，君臣之禮儀，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墮陵。分，扶問翻。墮，讀曰隳。朕雖沖人，安得

輕侮！」惡聲至，必反之，較計是非，明己之直，此委巷小人相詬者之爲耳。古者文告之辭，漢、魏以下數責其罪，

何至如此！通鑑書之以爲後世戒。駢臣節旣虧，自是貢賦遂絕。

3 以天平留後曹存實爲節度使。元年，曹全晷與賊戰死，遂順軍中之請，命其兄子爲帥。

4 黃巢攻興平，興平諸軍退屯奉天。時鳳翔、邠寧軍屯興平。

5 加河陽節度使諸葛爽同平章事。

6 六月，以涇原留後張鈞爲節度使。是年二月，王鐸承制，以張鈞爲涇原留後，事見上卷。

7 荆南節度使段彥謨與監軍朱敬玫相惡，敬玫別選壯士三千人，號忠勇軍，自將之。玫莫杯翻。將，卽亮翻。彥謨謀殺敬玫，己亥，敬玫先帥衆攻彥謨，殺之，段彥謨據荆南事始二百五十卷廣明元年。帥，讀曰率。以少尹李燧爲留後。

8 蜀人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各聚衆數千人以應阡能，句，古侯翻。今蜀人從去聲。阡能反見上卷是年三月。考異曰：張彭蒼舊傳曰：二年，六月，補楊行遷爲軍前四面都指揮使，千能亦散於諸處下寨，官軍頻不利。八月，羅渾擎反。十月，句胡僧反。又曰：九月，千能、渾擎、胡僧與官軍大戰於乾谿，官軍不利。十二月，羅夫子反，衆二三千。句延慶舊傳曰：二年，五月，羅渾擎反。六月，句胡僧反，有四千餘人。官軍與阡能戰於乾谿，官軍大敗。是月，羅夫子反，聚衆三千人。實錄：六月，句胡僧反，有衆二千餘。官軍與能戰乾谿，大敗。按張傳上云十月胡僧反，下云九月胡僧與官軍戰，自相違，又阡能敗差一年。今從實錄，並附之六月。楊行遷等與之戰，數不利，數所角翻。求益兵，府中兵盡，陳敬瑄悉搜倉庫門庭之卒以給之。是月，大戰於乾谿，據下文，則此時諸盜至雙流，與官軍對壘。乾谿當在雙流界。乾，音干。官軍大敗。行遷等恐無功獲罪，多執村民爲俘送府，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及婦女，觀者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治，直之翻。官軍忽入村，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

9 秋，七月，己巳，以鍾傳爲江西觀察使，從高駢之請也。傳旣去撫州，南城人危全諷復據之，南城，漢古縣，唐屬撫州。九域志，在撫州西二百二十里。又遣其弟仔倡據信州。仔，津之翻，史炤祖似切。倡，齒羊翻，又音唱。

10 尚讓攻宜君寨。後魏太平真君七年，置宜君縣於宜君川，後置宜君郡，隋廢郡爲宜君縣，唐併宜君縣入京兆華原縣。是時勤王之師蓋於宜君，故縣立寨也。會大雪盈尺，賊凍死者什二三。

11 蜀人韓求聚衆數千人應阡能。考異曰：張彭耆舊傳：「三年六月，韓求反，其邛州界內賊首千能遽迤漸侵入蜀州界。」今從句延慶傳及實錄。

12 鎮海節度使周寶奏高駢承制以賊帥孫端爲宣歙觀察使。帥，所類翻。歙，書涉翻。詔寶與宣歙觀察使裴虔餘發兵拒之。

13 南詔上書請早降公主，嗣曹王龜年之使南詔也，上以宗室女爲安化長公主，許婚。詔報以方議禮儀。考異曰：張彭耆舊傳：「中和元年九月三日，雲南驃信差布燮楊奇肱等齎國信來通和，迎公主。太師借副使儀注郊迎，布燮始相見，揖副使云：『請不拜。』太師聞，極怒。朝廷告以俟更議車服制數定，續有旨命，竟空還。」今從雲南事狀及實錄。

14 以保大留後東方逵爲節度使，充京城東面行營招討使。按李孝昌以鄆師勤王，去年爲黃巢所攻，奔歸本道。東方逵蓋代李孝昌者也。

15 閏月，加魏博節度使韓簡兼侍中。

16 八月，以兵部侍郎、判度支鄭紹業同平章事，兼荊南節度使。

17 浙東觀察使劉漢宏遣弟漢宥及馬步都虞候辛約將兵二萬營于西陵，謀兼并浙西，杭州

刺史董昌遣都知兵馬使錢鏐拒之。壬子，鏐乘霧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所殺殆盡，漢宥、辛約皆走。自此杭、越交兵，而劉漢宏爲錢鏐禽矣。鏐，力求翻。

¹⁸ 魏博節度使韓簡亦有兼并之志，自將兵三萬攻河陽，敗諸葛爽於脩武，敗，補邁翻。爽棄城走，簡留兵戍之，因掠邢、洺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¹⁹ 李國昌自達鞞帥其族遷于代州。李克用既據代州，故其父帥其族自達鞞還。帥，讀曰率。

²⁰ 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溫屢請益兵以扞河中，知右軍事孟楷抑之，不報。溫見巢兵勢日蹙，知其將亡，親將胡真、謝瞳勸溫歸國；九月，丙戌，溫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重榮。溫以舅事重榮，溫母王氏，以與重榮同姓，故以舅事重榮。監，古銜翻。降，戶江翻。重，直龍翻。王鐸承制以溫爲同華節度使，使瞳奉表詣行在。朱溫因王重榮以歸唐，而重榮之後夷於朱溫之手，唐祚亦夷於溫矣。華，戶化翻，下同。瞳，福州人也。

李詳以重榮待溫厚，亦欲歸之，爲監軍所告；黃巢殺之，詳據華州見上卷上年。以其弟思鄴爲華州刺史。

²¹ 桂〔邕〕州軍亂，逐節度使張從訓，以前容管經略使崔焯爲嶺南西道節度使。焯，職略翻。

²² 平盧大將王敬武逐節度使安師儒，自爲留後。

²³ 初，朝廷以龐勛降將湯羣爲嵐州刺史，宋白曰：嵐州，漢汾陽縣地。漢末，其地無郡邑，曹公遂立新

興郡於此；後魏末於此置嵐州，因界內岢嵐山爲名。降，戶江翻。將，卽亮翻。嵐，盧含翻。羣潛通沙陀，朝廷疑之，徙羣懷州刺史，鄭從讜遣使齎告身授之。冬，十月，庚子朔，羣殺使者，據城叛，附于沙陀；壬寅，從讜遣馬步都虞候張彥球將兵討之。

²⁴賊帥韓秀昇，屈行從起兵，斷峽江路，屈，居勿翻。斷，音短。斷峽江之路，則荆、蜀之信使不通，王命將不得行於東南。癸丑，陳敬瑄遣押牙莊夢蝶將二千人討之，考異曰：張彭著舊傳：「三年，九月，峽路賊韓秀昇，十月，峽路賊屈行從反。陳太師差押牙莊二夢將兵二千人，十月二十日，發往峽路。」句延慶著舊傳於中和二年七月韓求反下，又云「峽路韓秀昇，屈行從反，川主選點兵士三千人，差押牙莊夢蝶押領，十月癸丑，發峽路，收討韓秀昇。」蓋因十月討之而言耳。實錄取句傳，而誤於七月下云「韓秀昇，屈行從爲亂，敬瑄遣大將莊夢蝶以兵三千討之。」新傳曰：「涪州刺史韓秀昇等亂峽中。」今從句傳。又遣押牙胡弘略將千人繼之。

²⁵韓簡復引兵擊鄆州，復，扶又翻。節度使曹存實逆戰，敗死。天平都將下邑朱瑄收餘衆，嬰城拒守，下邑，漢古縣，唐屬宋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二十里。將，卽亮翻。簡攻之不下。詔以瑄權知天平留後。考異曰：實錄：「曹存實繼其叔父全晟爲天平軍節度使，未周歲而遇害。」舊傳：「瑄爲青州王敬

武牙卒。中和初，黃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王敬武遣牙將曹全晟率兵三千赴難關西，瑄已爲軍候。會青州警急，敬武召全晟還，路由鄆州，時鄆將薛崇爲草賊王仙芝所殺，崔君裕權知州事。全晟知其兵寡，襲殺君裕，據有鄆州，自稱留後。以瑄有功，署爲濮州刺史，留將牙軍。光啓初，魏博韓簡欲兼并曹鄆，以兵濟河，收鄆，全晟出兵逆戰，爲魏軍所敗，全晟死之。瑄收合殘卒，保州城，韓簡攻圍半年，不能拔。會魏軍亂，退去。朝廷嘉之，授以節鉞。」新傳與

之同。薛居正五代史瑄傳：「中和二年，張濬徵兵於青州，敬武遣將曹全晟率軍赴之，以瑄隸焉。賊敗，出關，全晟以本軍還鎮。會鄆帥薛崇卒，部將崔君預據城叛，全晟攻之，殺君預，因為留後，瑄以功授濮州刺史、鄆州馬步軍都將。光啓初，魏博 韓允中攻鄆，全晟為其所害。瑄據城自固，三軍推為留後。允中敗，朝廷以瑄為天平節度使。」按王仙芝死已久，曹全晟久為節度，去歲死，王敬武今歲始得青州，新、舊傳、薛史皆誤。今從實錄。又新傳，「瑄作「宣」。歐陽修五代史記註云：今流俗以宣弟瑾，於名加「玉」者，非也。今從舊傳、薛史、實錄。」

26 以朱溫為右金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27 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數，所角翻。樓煩監，本屬隴右

節度，以嵐州刺史兼領之，至德後，屬內飛龍使，貞元十五年，始別置監牧使。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

為婚姻，按新書王處存傳，世籍神策軍，家京兆 萬年縣 勝業里，為天下高貴。李國昌父子必利其富而與為婚姻也。

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朝，直遙翻。橫，戶孟翻。當

與河東、大同軍共討之。」是時鄭從讜帥河東，赫連鐸帥大同。

28 以平盧大將王敬武為留後。王敬武既逐安師儒，朝廷遂命為留後。時諸道兵皆會關中討黃

巢，獨平盧不至，王鐸遣都統判官、諫議大夫張濬往說之。說，輪芮翻。敬武已受黃巢官爵，

不出迎，濬見敬武，責之曰：「公為天子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

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

鹽虜耳，事見二百五十二卷乾符二年。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不亟往分功名，取富貴，後悔無及矣！」將士皆改容引咎，顧謂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

²⁹ 劉漢宏又遣登高鎮將王鎮將兵七萬屯西陵，路振九國志作「屯漁浦」。按今漁浦在西陵上游，相去頗遠。錢鏐復濟【章：十二行本「濟」上有「夜」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江襲擊，大破之，斬獲萬計，復，扶又翻。得漢宏補諸將官偽敕二百餘通；鎮奔諸暨。宋白曰：諸暨，秦舊縣，縣界有暨浦，諸山，因以爲名，在越州西南一百四十一里。

³⁰ 黃巢兵勢尙強，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柰何？」復光曰：「鴈門李僕射，時李克用據代州；代州，鴈門郡也。諸家多以爲克用時爲鴈門節度使。驍勇，有強兵，其家尊與吾先人嘗共事相善，楊復光養父玄价嘗監鹽州軍，沙陀之歸國也，先由鹽州。後玄价爲中尉。執宜父子蓋與之善。彼亦有徇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誠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鄭公，謂從諫也。結隙見上卷上年。朝，直遙翻。來則賊不足平矣！」東面宣慰使王徽亦以爲然。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諭鄭從諫。王鐸爲都都統，便宜從事，凡徵調除授，皆得用墨敕。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嵐、石路趣河中，趣，七喻翻。嵐州南至石州一百八

十里。不敢入太原境，獨與數百騎過晉陽城下，與從讜別，從讜以名馬、器幣贈之。

31 李詳舊卒共逐黃思鄴，考異曰：實錄：「李詳下牙隊兵斬僞刺史黃思鄴，推華陰鎮使王遇爲首，降河中。王鐸承制除遇爲刺史。」按黃鄴與黃巢俱死於虎狼谷，實錄誤也。今從新黃巢傳。推華陰鎮使王遇爲主，以

華州降于王重榮，王鐸承制以遇爲刺史。

32 阡能黨愈熾，侵淫入蜀州境，侵淫，以癰疽侵食寢淫爲喻。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

牙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將兵五百人往代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麪者，自旦至午，出入營

中數四，邏者疑之，邏郎佐翻。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謀也。謀，達協翻。仁厚命釋縛，溫言問

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詞事歸，詞，古迴翻，又翻正翻。得實則免

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

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語，牛倨翻，下贊語同。時濫授官爵，仁厚未立功，已檢校尚

書矣。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

良人，爲賊所制，情非得已。爲我，于僞翻。語，牛倨翻。僕射，謂陳敬瑄。尚書欲拯救湔洗汝曹，湔，

則前翻。湔，滌也，亦洗也。言百姓爲賊所汙染，湔洗與惟新。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降，戶江翻。尚

書當使人書汝背爲「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

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橫，戶孟翻。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

不舞躍聽命！一口傳百，百傳千，川騰海沸，不可遏也。比尙書之至，比，必利翻；下比至同。百姓必盡奔赴如嬰兒之見慈母，阡能孤居，立成擒矣！」【章：十二行本「矣」下有「遂遣之」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

明日，仁厚引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衆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複牢密如此，重，直龍翻。複，方目翻。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纔留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

阡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擎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蜀人謂篁竹之間爲箐。李心傳曰：箐，林箐也，音咨盈翻。又薛能工律詩，有邊城作二聯云：「管排蠻戶遠，出箐鳥巢孤。」自註云：蜀人謂稅戶爲排戶，謂林爲叢箐。史炤曰：箐，倉甸切，蓋從去聲，亦通。】仁厚詗知，詗，火迴翻，又休正翻。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日所以語諜者。賊大喜，呼譟，爭棄甲投兵請降，拜如摧山。仁厚悉撫諭，書其背，書其背作「歸順」字。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擎狼狽踰寨，【章：十二行本「寨」作「塹」；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云：「棄寨」作「踰塹」。】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曰：「此愚夫，不足與語。」械以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所降凡四千人。

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卽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爲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穿口，卽新津新穿口也。爲于僞翻。比至延貢，可歸矣。」九域志：邛州安仁縣有延貢寨。安仁，秦臨邛縣地，武德二年，置安仁縣。九域志：縣在邛州東北三十八里。乃取渾擎旗倒繫之，繫，古詣翻。取其旗而倒繫之，示已得其渠帥也。每五十人爲隊，【章：十二行本「隊」下有「授以一旗，使前走」七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揚旗疾呼曰：「呼，火故翻。」羅渾擎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曹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遏之，衆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

又明旦，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衆鉤出之，已死，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猶未食。」使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歌，嘔唱也。吹，吹笙笛之類也。終夜不絕。

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其衆皆降。

明日，羅夫子至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衆皆不應。仁厚引兵連夜逼之，明日，諸寨知大軍已近，呼譟爭出，執阡能，阡能窘急赴井，爲衆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剄。剄，古鼎翻。衆挈羅夫子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卽仁厚所縱鬻麪者也。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期年。今遇尙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謹呼不可止。謹，與諠同。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按九域志，雙流縣在成都南四十里，自此而南，至新穿口，又南至新津，又南至延貢，又南至阡能寨，度其道里相去，各不過四五十里。高仁厚知蜀民之心非樂於從亂，而脅於五賊之威，因其心而誘導之，故脅從者皆望風降服，師不留行而五賊平矣。考異曰：張彭著舊傳：「中和三年冬，千能轉盛，官軍戰卽不利。陳敬瑄乃遣仁厚討之。十一月五日，仁厚進發，六日，擒羅渾擎，七日，擒句胡僧，得韓求首級，九日，擒千能，得羅夫子首級。十一月二十二日回戈，自城北門入。三日大設。五日議功。高公自檢校兵部尙書檢校左僕射，授眉州刺史。」張彭書語雖俚淺，或有抵牾，然敘事甚詳。苟無此書，則仁厚功業悉沉沒矣。句延慶傳：「中和二年，仁厚梟五賊之首，凱旋歸府。冬十二月戊寅，皇帝御大玄樓，高仁厚與將校等於清遠橋朝見。至後三日，大設，高仁厚除授眉州刺史。」延慶不知據何書知千能敗在二年冬，然要之仁厚擒韓秀昇在三年十月前，則擒千能必更在前矣。十二月，己亥朔，無戊寅，日必誤也。實錄：「二年十月，草賊阡能於蜀州敗官軍，陳敬瑄遣高仁厚討之。」實錄見句傳敘討阡能事，承十月癸丑發峽路收討韓秀昇下，因附之十月，亦誤也。實錄又曰：「十二月，仁厚以阡能首來獻，帝御大玄樓宣慰回戈將士，以仁

厚爲檢校工部尚書、眉州防禦使。」亦因句傳而去其日。又此年十月戊辰，昇眉、漢、彭、綿等州並爲防禦使，故改刺史爲防禦耳。今高仁厚擒阡能既不知決在何年月，故因實錄附於此。每下縣鎮，輒補鎮遏使，使安集戶口。

於是陳敬瑄梟韓求、羅夫子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於【章：十二行本「於」上有「句胡僧」三字，乙十二行本同；孔本同。】城西，七日而殤之。釘，丁定翻。殤，古瓦翻。阡能孔目官張榮，本安仁進士，屢舉不中第，歸於阡能，爲之謀主，爲草書檄，爲草，于僞翻。阡能敗，以詩啓求哀於仁厚，仁厚送府，釘於馬市，自餘不戮一人。

十二月，以仁厚爲眉州防禦使。

陳敬瑄榜邛州，凡阡能等親黨皆不問。未幾，幾居豈翻。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三十五人繫獄，請準法。準法，謂反逆親屬當從坐誅。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有榜，令勿問，而刺史復捕之，復扶又翻。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遣押牙牛暈往，集衆於州門，破械而釋之，因詢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敬瑄召刺史，將按其罪，刺史以憂死。他日，行全聞其家由溪以免，密餉溪蝕箔金百兩。

博聞錄：有蝕箔金法。金及分數者打成大薄片，以黃礬一兩、

雞屎礬一兩、膽礬半兩、礪砂一分、信土一兩、赤土一兩、哀研，以鹽膽水調，金片上炙乾，更搽更多，如此三度已來，

用牛糞灰一重，重隔下大火煨一日取出，溫湯洗淨。其存者金也，其蝕出者銀也。溪怒曰：「此乃太師仁明，陳敬瑄檢校太師，故稱之。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餉乎！」還其金，斥逐使去。史言唐溪有古君子之風。

³³ 河東節度使鄭從讜奏克嵐州，執湯羣，斬之。湯羣以城附沙陀。

³⁴ 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爲鴈門節度使。

³⁵ 初，朝廷以鄭紹業爲荆南節度使，時段彥謨方據荆南，紹業憚之，踰半歲，乃至鎮。上幸蜀，召紹業還，以彥謨爲節度使。彥謨爲朱敬玫所殺，是年三月，朱敬玫殺段彥謨。復以紹業爲節度使。紹業畏敬玫，逗遛不進，軍中久無帥；至是，敬玫署押牙陳儒知府事。儒，江陵人也。

³⁶ 加奉天節度使齊克儉、河中節度使王重榮並同平章事。

³⁷ 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考異曰：實錄在明年正月。今從新太祖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遣從父弟

克脩先將兵五百濟河嘗賊。嘗，試也。初，克用弟克讓爲南山寺僧所殺，其僕渾進通歸于黃

巢。自高渚之敗，渚敗，見上卷上年。諸軍皆畏賊，莫敢進。及克用軍至，賊憚之，曰：「鶚軍

至矣，當避其鋒。」克用軍皆衣黑，衣，於既翻。故謂之鶚軍。巢乃捕南山寺僧十餘人，遣使齎

詔書及重賂，因渾進通詣克用以求和。克用殺僧，哭克讓，受其賂以分諸將，焚其詔書，歸